

# 妙法

佛學

佛教·文化·藝術



第四十三期 · 2011年9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

## 修智大和尚談：做佛事的冥陽兩利

青楓：人去世了常聽到他們的家屬說：「請法師唸一堂經吧，這樣可以令逝者安心上路！」我想請教大和尚：這樣做有沒有作用呢？即是說，由法師唸經，是否真的可以令去世者安心上路？

修智：對於為亡者做佛事問題，且讓我們分兩方面來看，一、回答你的問題：這樣做的確可以讓逝者安心上路；第二個考慮的問題

是：怎樣才是正確做法？「請法師唸一堂經」，這聽起來彷彿是專為逝者而做！

青楓：是的，有這種感覺。我亦認為有點不妥，但又說不出不妥在什麼地方。

修智：不妥的地方是我們沒有真正理解為亡者做佛事的作用，我們做佛事唸經，等於代替佛祖講述一次經文，因此，我們是希望不但亡者聽，功德主本人也得好好地聽，不但



### 四季蓮

七月、八月是放暑假的日子，天氣熱得人們真用得上那句「像熱鍋上的螞蟻」。

在這樣熱不可擋的時刻，妙法寺蓮池裡的蓮花，卻怒放起來！是的，真的怒放呀！看她們舒展開來的花瓣，整朵蓮花就像一個大湯碗那樣，紅的、白的、黃的，還有那紫藍、紫紅，迎着驕陽綻放開來，微風拂過，她們輕輕擺動，就好像向你嫣然一笑！——真是！

修智大和尚對這個「彩色蓮池」十分喜愛，兩個月前，他還與幾位園林同事落手落腳，在蓮池裡「布置新居」，原來為了迎接此刻開得燦爛的這些四季蓮。

「四季蓮？」

「是呀！」修智法師說：「這是台灣培植出來的新品種，一年四季都開花的，花莖也高高直直的，與一般的睡蓮不同。」

「不同的地方多着呢！」我說：「她好像整天都充滿歡樂，一般睡蓮到下午便卷睡起來，但她可由朝到晚都在綻放，彷彿在蓮池上載歌載舞！對呀，這小小噴水池的水聲就好像音樂，而她們在聞歌起舞。」

修智法師說：「聞歌起舞的還有池裡金魚，你看——」

一群鮮紅的、金黃的魚兒，在蓮葉下穿梭游動，頓然想起莊子說的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！」

聽，還要誠心誠意地跟着法師一起唸。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？須知道，亡者與他的眷屬是心心相通的，法師唸，眷屬也在誠心唸，亡者同時誠心誠意在聽經聞法，即是感應到。

青楓：對呀，我們不是經常聽到一些感應故事嗎？有些人出門旅行了，家人在家裡有段時間忐忑不安，是生怕他出事，而後來又果然出事。

修智：所以，我們不僅是「請法師唸一堂經」，而是眷屬也一起唸，這對亡者有很大好處。再說，眷屬一起唸也等於自己在修行呀，即使法師本身，也是修行的一種。

「地藏經」裡有說，我們誠心誠意地為亡者做法事，亡者可以得到七分之一的利益，而其餘七分之六，是歸於生者，這是冥陽兩利。（經文：「命終之後，眷屬小大，為造福利一切聖事，七分之中而乃獲一，六分功德，生者自利。」）

青楓：我聽過一個真實故事，是很多年前開山祖師洗公老和尚經辦的事。話說有一戶人家請法師到家裡做一堂佛事，功德主未出現，那位管家說：「沒問題呀，你們照做就可以啦！」法師聽罷立即收拾離場，剛好功德主到來，問是什麼回事？開山祖師說：「做佛事不是做一場戲，要做戲，你不如去找明星。」

修智：是有這麼一回事，我印象深刻，也深受師父啓發，所以，我每次做佛事，都要求功德主一起唸經的，這不但對亡者好，對功德主本身也很有好處呀！我們要誠心誠意地唸經，不是唸給別人聽，更不是做給別人看，我們是同時為自己消除業障。

青楓：看來，大家不是不願意這樣做，祇是不曉得有這樣一個道理吧！所以，請法師們多講解這些道理，大家明白了便會誠心誠意地把事情做好！

修智：在「地藏經」裡有一點也是說得很好的，

我們也不妨知道：拜祭先人、敬鬼神，慎勿殺害，即是不要以肉類作祭品，那樣做祇會增加亡者的罪緣。「地藏經」內便生動地舉出例子：「譬如有人從遠地來，絕糧三日，所負擔物，強過百斤，忽遇鄰人更附少物，以是之故，轉復困重。」

青楓：其意甚明，即是百上加斤也。我們本來已經善業少、惡業多，你再為亡者殺生，不就是增加他的罪緣嗎？

修智：是呀，就是這樣！這與我們平日食素的道理是一樣的，所以強調不要以肉類葷食去祭供，是很有道理。

## 曇花一現

當我們說「曇花」的時候，很自然地就會說「曇花一現」。

此詞語形容稍縱即逝，來去匆匆。曇花真的是這樣嗎？其實也不完全是，此植物開花時間可有四、五個小時的，當然，比之開花數天，甚至整個月都盛放着燦爛花朵的，它僅僅的四、五個鐘頭便凋謝，也的確是來去匆匆。

還有一點，曇花是在夜間才開花的，所以有「月下美人」之稱，這個月下美人半夜三更才盛放開來，倒教人想起「夜女郎」這三個字，也帶着幾分迷濛淒美。曇花喜溫暖濕潤及半陰環境。

在妙法寺內也栽種了幾株曇花，前些日子還看到鐮刀似的花蕾伸了開來。當時法師說，快開花了，相信這幾晚就會看到雪白的曇花。

可惜是「月下美人」，日間可看不到它的風采！

今天中午再前去「拜訪」她，但見綠葉依然，花卻不見了，連一點凋謝後的殘餘痕跡也沒有，看着「她」可真有點迷茫。



面對一池蓮花，多少前塵映事便自然地湧上心頭！  
妙法寺這蓮池，真教人心動！

# 自在本領

唐朝雪峰法師有一句話，常在我心間——

「竹影掃階塵不動，月輪穿沼水無痕。」

造句淺白，不難理解，但其意堪咀嚼。有些事情本來就像無風無浪的平靜水面，但偏偏有些人喜歡興風作浪，弄得塵土飛揚。

「塵不動，水無痕」，顯現我們心境能與外物同樣的平靜，能有這修為已很不錯。但如果要更上一層樓又如何？又會是怎樣一個境界呢？

我們不妨更進一步看看宋代哲學家邵

雍怎樣說——

「水流任急境常靜，花落雖頻意自閒！」

這是不被外物外象牽動自己的情緒。這樣的境界，我個人以為反而是佛學境界。不為外物所動，一切從心出發，這是真正的禪意自在。

大抵，人到中年後便會有更多體會。要寫好「人生」這篇文章，倒還真要在紅塵裡多些打滾，在滾滾紅塵中讓我們練就一身「雁過寒潭不留痕」的自在本領。

千江月與萬里天

## 煩惱皆因

禪，是無所不在，但也可以說，空空如也，何處有禪？

其實，禪的有無，在乎一個「悟」字吧！能悟則有，無所悟的話，禪在你眼前也是透明得「本來無一物」。

有一禪師煮麵，桶底脫了，瀉了一地的麵。

眾人大叫可惜！

禪師則呵呵笑曰：「桶底脫了，可惜什麼呢，高興才是！」

眾人可惜的是「一桶麵」。禪師高興的，是桶底脫了，讓他悟到煩惱也脫了。

你看，不悟則苦；悟了便有如開了竅，反而帶給你帶來愉悅自在。

如果我們遇上問題，多從正面角度去想，是不是可以少卻了煩惱？這又令我想起一則小故事——

與友人走在路上，看到一名乞丐正在悠然自得地抽煙。

友人說：「你看，你看，香煙價錢已很貴，做乞丐還去抽煙！」

我說：「抽這麼一根煙，可能是他一天裡最大的享受呀！」

如果我們都這樣想，則不但不會責備這乞丐抽煙，說不定還為他能抽上一根煙而高興呢。

禪

唐詩：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萬里無雲萬里天！」很有點禪悟的感覺，也因此而經常在佛學裡給引用起來。

月，祇有一個，這個月就好比佛陀的言行，如何把佛理遍灑大地？那麼，千江裡的「水」便有如傳授佛法推廣佛理的法師們。法師是千江之水，何等重要。

倘若這千江是乾涸了的，天上的這個月便無法在千江裡顯現出來。有了水，這些水還得是澄明清澈，如果是混濁之水，可以見到水中月嗎？

對於「萬里無雲萬里天」的想法，我以為這更具深一層次意義。我總覺得，天就像打翻了的五味架，甜、酸、苦、辣、鹹全都有了，烏雲密佈則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；絲絲白雲漂浮而來則晴情兼備，心境特別愉快；倘若你坐飛機衝上雲霄，斜陽下金光萬道，彷彿萬朵金蓮在你眼底下浮湧，這更教你浮想連翩……。

在大地上，我們抬頭望天，倘若天上連一朵白雲也沒有，則「萬里無雲萬里天」的境界更現，這時候，大抵我們對那個「天」字有另一番想法，是感悟到真正的澄明之境。

如果我們的心，像那能反照出月的澄澈之水；如果我們的心，像那不現「五味架」的明淨之天，你以為如何？



# 如是

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。「如是」義者，即是信。

若人心中有信清淨，是人能入佛法；若無信，是人不能入佛法。不信者言：「是事不如是」。信者言：「是事如是。」

信如手，如人有手，入寶山中，自在取寶。入佛法寶山中，自在所取，能修能證，能得沙門果。無信如無手，入寶山中，則不能有所取。如枯樹不生花實，不得沙門果，雖能讀種種經，能難能答，於佛法中空無所得。

信為道元功德母，佛法中信力為初，信力能入，非布施、持戒、禪定、智慧等能初入佛法。現世利、後世利、涅槃利、諸利根本，信為大力。

「我法真實，餘法妄言，我法第一，餘法不實」，是為闡詮本。是佛法中，棄捨一切愛，一切見，一切吾我橋慢，悉斷不著。如《祇喻經》言：「善法應棄捨，何況不善法？」佛自於般若波羅蜜，不念不猗，何況餘法有猗著者？佛意如是：我弟子無愛法，無染法，無朋黨，但求離苦解脫，不戲論諸法相。

今「如是」義，示人無諍法。以是故，諸佛經初稱「如是」。

(《大智度論》研習之七)

釋修智（妙法寺住持）



# 入如來室、著如來衣、坐如來座

『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如來滅後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，云何應說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入如來室，著如來衣，坐如來座，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。如來室者，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；如來衣者，柔和忍辱心是；如來座者，一切法空是。安住是中，然後以不懈怠心，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。………偈言：若人說此經，應入如來室，著於如來衣，而坐如來座，處眾無所畏，廣為分別說。大慈悲為室，柔和忍辱衣，諸法空為座，處此為說法。』

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授學無學人記品》

佛陀接着又對藥王菩薩等開示：在如來滅度之後，於末法之世，凡號稱「法師」者，正應當為四眾弟子們演說此《法華經》的宗趣旨義，並提出為眾說法的四項儀則：「入如來室、著如來衣、坐如來座、為眾廣說。」

說法人如果能夠安住於大慈悲心上，即名「入如來室」；因見眾生苦，而生起慈能與樂、悲能拔苦的菩提心，此心量能容一切，故以「室」為喻。

說法人並能夠具足柔和忍辱心，即名「著如來衣」；說法之際，心柔和則不惱於人，心忍辱則不思報怨，此心行能攝受眾生，故以「衣」為喻。

說法人又能夠契證一切法空性，即名「坐如來座」；了知無我空性之理，於說法時不生我法二執，此心性安然不動，故以「座」為喻。

說法人再以不懈怠心代佛宣揚，即名「為眾廣說」；精進不懈，一心弘揚演說此經旨義，處於大眾之中，心無所畏，盡未來際，永不退轉。

此即大乘菩薩道行者，由斯四項儀則的外相：入室、披衣、坐座、演說，而帶出所應具備的四重內在心態：大慈悲心、柔和忍心、無我執心、不懈怠心。如是才能稱得上一位名副其實的法師。

《妙法寶藏》之四十三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# 耕心田

在《雜阿含經》中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

一天，佛在舍衛國一個農村裡化緣時，遇到一位農夫正在分發食物給一些曾幫助他耕種的農友。這位農夫不想白白讓人佔了便宜，便推搪佛說：「不是我不想給你食物，而是我沒法向大家交代。他們都是因為曾經努力耕種，才能得到今天的食物的。你也應該像我們一樣下田耕作，才能分享勞動成果啊！」

佛聽了微微一笑，答：「我也是耕田者啊！」並給大家念了一首偈：

信心為種子，苦行為時雨；智慧為犁軛，慚愧民為轍。正念自守護，是則善御者；

包藏身口業，如食處內藏。真實為真乘，樂住無懈怠；精進無廢荒，安穩而速進；

直至不轉還，得到無憂處。如是耕田者，逮得甘露果；如是耕田者，不還受諸有。

這首偈非常優美簡潔，同時也說出了佛的基本教化和精神，譯成白話的意思就是：

信心是我播的種子，苦行是灌溉的雨水；智慧是我所耕的犁，慚愧心是我的車轍。

我以正念守護身心，如同駕御着我的耕牛；抑制身口意的惡業，就像在我的田裡除草。

我用真實做為車乘，樂住而不懈怠；精進耕作而不荒廢，並且安穩快速地前進。

聽佛說完這首偈，農夫和周圍的農友們大為感動，禁不住讚嘆說：「你才是世界上最會耕田的人呀！」

李焯芬（香港佛教學院院長）



# 鐘之示警

相信很多人都知道「飯後鐘」的故事。話說唐代王播，少家貧，寄食於揚州惠昭寺，寺內僧人不滿他食「免費餐」，於是往往飯後才敲鐘（寺門規矩：吃飯時間到，以敲鐘或敲木魚板通知大家），既然把「飯前鐘」改為飯後才敲，則王播又餓一餐了。二十年後他當上大官，重遊舊地，看到當年他在牆壁上的題詩已用碧紗罩住，以示敬重，一時感觸，便寫下這首後來傳誦千年的詩句：

「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闌黎飯後鐘；二十年來塵撲面，如今始得碧紗籠。」

感慨是有了，也對某些「勢利眼」行為作出批判，且對趨炎附勢的「碧紗籠」也有所諷刺。這兩點，其實也是人性使然，也就不必苛責於某些僧人了。

倒是覺得，王播對「飯後鐘」大可不必耿耿於懷，何不以一種感恩之心去對待這事態的變化？譬如把詩句意思改為——

「若無當年飯後鐘，哪得而今碧紗籠。」

如果沒有當年人家的「激勵」也就沒有今天的成就。這樣去想，一定會來得身心自在，最少不會把怨恨的種子長埋心間。

人們都集中注視王播這首「飯後鐘」，其實當時他是寫了兩首七言絕句的，另一首是——

「二十年前此院游，木蘭花發院新修；而今再到經行處，樹老無花僧白頭。」

看似「白描」，無甚驚喜，遠不及「飯後鐘」來得「警世」？不過，我們細味一下，這首「白描詩」其實是充滿人生況味，淡淡的寫，「樹老無花僧白頭」，不正好說明了歲月就這樣的無聲消逝？王播有這樣的情懷感慨，才會有像「飯後鐘」那樣的一時感觸。也祇是「一時感觸」吧？並沒有埋下深深的怨恨。（也因此我才會建議倒不如索性以感恩之心出之，改寫為「若無當年飯後鐘，哪得而今碧紗籠。」

再說，當我細唸「樹老無花僧白頭」這詩句時，猛然有所「悟」——啊，對了，為何出家人都把頭髮剃掉？原來「不許人間見白頭」，也就少卻煩惱無數！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# 通 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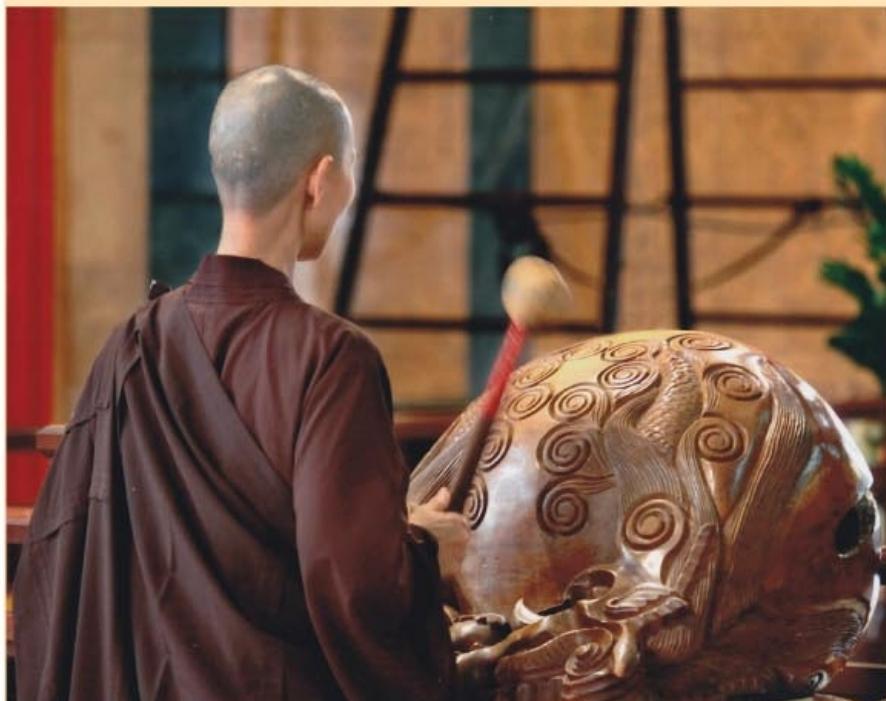
茲訂於十月三日至五日（農曆九月初七至初九日）舉辦  
重陽思親法會，虔禮大悲寶懺，  
以此功德冀願護法善信，  
健在者福慧增長，過逝者往生蓮邦。

屆時至請  
蒞臨禮佛，災消吉至。

妙法寺謹啟  
二零一一年八月

供燈／供花／供果／供齋／附薦先親功德，請盡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

## 木魚鼓



在佛寺內，我們會見到兩種「木魚」，一是「木魚板」，一是「木魚鼓」。前者多用來通知僧眾集會時間；後者多用作誦經禮佛的法器。「木魚鼓」通常是由一塊樹頭製造，中間掏空，外雕花紋，敲起來那聲音沉着優美。

為何把它雕成魚的樣子？據《敕修百丈清規》言，作魚形是比喻晝夜精進，相傳魚是晝夜常醒的，刻木魚形而擊之，警醒昏惰。

此即有「提神」之意。事實上，我們在法師們誦經、禮佛，間中聽到這木魚聲，確有「打醒十二分精神」的感覺，且加強節奏感，它跟磬一樣，聽到之後，會有一份空淨寧靜之想。

# 本來面目

看佛書，經常看到「本來面目」四字。這四字何解？出自哪裡？

——「壇經」。惠能攜五祖所傳之衣鉢南下。一名叫惠明的僧俗，對惠能說：「我不是為袈裟而來，我是為聽佛法而來的！」

既是這樣，惠能便為他說佛法。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是與麼時（這個時候），那個是明上座（指來者惠明）本來面目。」

惠明聽後，有所思而大悟。

生活的「雜質」把我們的「面目」都弄得模糊了！要尋找「本來面目」——真正的自我，用什麼方法呢？惠能大師便教我們不思善不思惡的摒棄一切雜念。

當然，說時容易做時難，但有困難不等於不可為啊，重要的是肯不肯去做罷了。我們用鏡去觀照自己的真面目，也是先把鏡面的塵埃抹掉（「不思善不思惡」）。鏡面澄明，我們才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——本來面目。用「本來面目」去感悟世間事物，則我們便可以有更清晰的理解。

## 何謂「外道」

聽到一位佛友在斥責他的友人：「你這樣說，是外道！」他把「外道」兩字說得特別重，彷彿這是在斥責「叛徒」，斥責對方「旁門左道」。

究竟「外道」兩字如何理解？有「外」便有「內」，那麼，「外道」與「內道」又如何分別？

先讓我們看看「何謂外道」。對佛教徒而言，「外道」亦非什麼洪水猛獸，甚至在某個層面上言，兩者亦是同道中人吧？佛教，特別是禪宗，即心即佛，佛在心中，我們求佛，是向自己的内心求取，大凡不是向「內心」者，便稱之為「外道」。內外之別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我們對「外道」兩字不要有不必要的誤解。如果從「泛指」的角度言，則佛教以外稱為「外道」亦未嘗不可，但無論如何，這裡都沒有貶義，祇是用來作一些性質上的區分吧。

## 少見多怪

——「怎麼好生奇怪？你少見多怪罷了！」

我們在談話中很多時會引用「少見多怪」一詞，可大家也許沒有想到，原來這詞語也是源於佛語，而且時間還很早。

據記載，中國第一篇佛學論文——漢末（距今近二千年）牟融的「理惑論」，有這樣內容——

有人問：「說佛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都不過是說得好聽，未必是真實吧！」

當時牟融便生動地引用一則諺語：「少所見，多所怪，睹駱駝而語馬腫背！」（未見過駱駝，乍看到駝峰，卻認為是馬的背部腫了起來。）

這真是「少見多怪」，也可見此語來得有趣。

——「哈，原來我們常說的『少見多怪』，是源於佛語！」

——「哈，你也真是少見多怪！」

## 食素與讀經

素食，在今天來說是為了身心健康！吃太多肉類，我們先不從「殺生」這方面來說，僅僅是對身體的影響吧，大家也認識到多吃肉無益。

古語有云：「窮吃素，老看經。」可到了今天此語不合時宜了，今天素食就好像「鹹魚白菜」昔日，是「下等之食」，今天「鹹魚白菜」可能比吃肉還要貴。時代早已不同，佛經也不是老者才讀，年輕之時多接觸佛學對未來的日子還有很大影響，今天佛學已走向人間，

讀者也越來越年輕了，大好事也！

對佛教徒來說，吃素是一個要求，「大乘」教對出家人是要求一律禁止肉食的，「小乘」則見「寬容」，對佛教徒有所謂「吃三淨肉」，即是「不見殺、不聞殺以及不為我而殺！」這也算得是一個過程吧！——從吃三淨肉過渡到純吃素，從此岸到彼岸，也有一個渡的過程。



## 穗莞兩地畫友 參訪妙法寺



七月二十九日，香港大會堂有一個別開生面畫展：「嶺南春風——港穗莞書畫邀請展」。三地國畫之友共九十位，不僅是作品聚展，而且是三地畫友更是聚首一堂。原來，這天從廣州及東莞城兩地參展畫友，浩浩蕩蕩地分別包旅遊車來港出席開幕禮。

畫展開幕禮是在下午三時正舉行。

為了讓穗莞兩地畫友有真正一天遊的感覺，於是先到妙法寺參觀新的綜合大樓，也同時在妙法寺午膳。

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陳青楓親自作導賞。問他：先後帶領兩地畫友參觀，可感到吃力？

「何吃力之有？」他說：「我還非常的樂於奉陪！」第一批是莞城二十多位畫友，由於時間比較充裕，參觀的地方多，陳總監特別介紹了大佛座上的五百羅漢圖，這是以香港為主的三百多位畫友的共同創作，內地畫友看得仔細，而且問了好些問題。

廣州路途較遠，來得稍遲，午膳之後才稍作參觀便得打道前往畫展展場了。

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在這天也抽出時間，與眾畫友一起午膳，並在寺內拍照留念。

這樣的活動，很有意思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# 「嶺南派」第三代何去何從

在「嶺南春風」——港穗莞書畫邀請展上，有記者朋友問：「你們嶺南畫派發展到現在是第三代，現在的嶺南畫派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呢？我在現場看來，似乎與我所認識的嶺南畫派很不一樣，這是要如何理解呢？」

這位記者朋友也是我多年舊同事，問什麼，答什麼，我們直接了當就是了，不必迴避問題。

首先，有一個很鮮明的印象，是今天這「第三代」嶺南畫派的作品，的而且確與前輩們有很大不同，從好的一面來說，是大家有了自己的個性，少了千人一面的模仿；從「欠缺」方面來看呢？少了嶺南畫派傳統筆墨精神，甚至說得重一點，是對「嶺南派」三字已越來越偏離——畫面結構，向西方傾斜，特別是內地畫友，也許是因為接受了西畫的訓練，在素描、速寫、寫生等各種正規的西畫訓練中吸收了長處然後融入自己的國畫裡，打從前輩關山月先生的年代開始，已作這樣取向，這本來就是其中一個「新國

畫」的方向，本身的精神是可取的，也正正是嶺南派開山祖師高劍父先生提倡的國畫革新精神。

如果我們在這個大方向下，更重視一下傳統筆墨，在傳統筆墨上多下些苦功，那將會是相得益彰，相信成就會來得更顯著。香港畫友方面，由於客觀環境的影響，我們缺乏正規訓練，內地畫友的長處正正是港方的短處，但港方畫友對傳統筆墨的繼承，由於是設帳授徒式的，有比較直接的吸收。（如果不善自我調整，或者因循，則這會容易形成祇是跟着老師的步子走，祇是在老師的影子下存活，並無可取。——要承傳得好，吾等仍須要更大努力。）

有一點在這裡想說說的，有些畫友此刻跟這位老師，過三兩年又跟另一位，甚至在同一時間「左跟右跟」的跟起來，這是三心兩意，雜亂無章，因而失去了「嶺南」，也迷失了自己。

在這次「嶺南春風」畫展裡，也是比較明顯地看到了這種「雜亂之局」。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在發展過程上，出現混亂、迷茫、迷失，這是必然的，沒有什麼大不了。我想，再過一段日子，這樣「現象」會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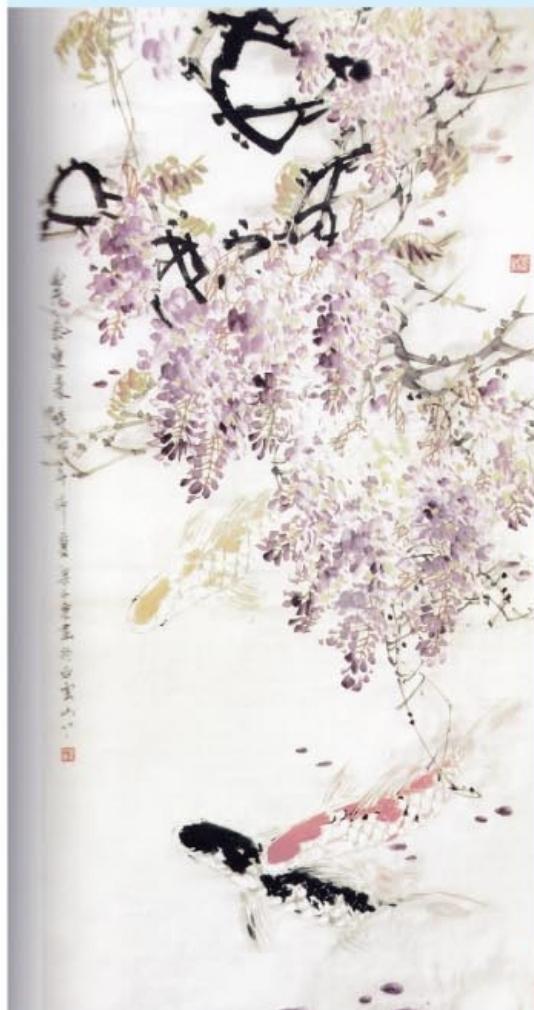
對這次「嶺南春風」畫展，如果我們不把注意力放在「嶺南派」三字上，而僅僅從「嶺南」角度出發，則參觀者是可以強烈而又鮮明地感受到「嶺南」之地方特色，濃烈鮮明的色彩，很有點亞熱帶風情，也有潤濕的感覺，這是本次畫展一個最大而又最觸目的特色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嶺南春風」。

嶺南派第二代的幾位領袖人物先後離去，今天該到了總結的時候，是第三代在繼承的同時作出總結的時候，——總結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發展。

我想特別指出一點，我的老師楊善深大師正是一個繼承與發展的好榜樣，他並沒有被所謂「嶺南派」三字框死，他是在不斷地既吸收而又融入自己的思路去，我曾經對他老人家說：「老師，你今天已經不僅僅是嶺南派，你是楊派。」我意思是他有強烈的個人風格，而這種個人風格又是從嶺南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。

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：「源於生活，高於生活！」大抵對所謂嶺南派的承傳，也可以用上這樣一句話。「我們要源於嶺南派而又高於嶺南派！」這個「高」字是發揚、發展，不是狂妄地「自視過高」，我們是以謙和的心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，包括前輩們的開創精神。嶺南派第三代的我們，是不是在這些方面深入一點探討。

「嶺南春風」畫展作品之一——廣州梁小東的「紫氣東來」，此乃典型的嶺南派畫風，色彩亮麗而不俗，寫魚的線條準確鮮活。鮮活的線條蘊藏着現代生活氣息。



# 曾鍾貴的淡雅小品

佛教很講一個「緣」字，——一切隨緣，這意思除了說明做人處世，以及遇事之時不要執着，隨緣則可，「緣」的另一個說法，是組合，一切物質無非都是組合而成，陽光、水分、泥土等的有緣合在一起，植物便可以生長，萬事萬物無不這樣。

與畫友曾鍾貴的交往，真是講一個「緣」字，除了機緣而彼此認識外，更有「投緣」兩字，我們說話投緣，特別是在書畫方面，話匣子打開便源源不絕，而且都是坦率之言，並不會客客氣氣地說那些門面話。

曾鍾貴很年輕時已走上繪畫之途，在香港美專受過比較正規的訓練，後來也跟隨林勇遜先生，然後「我有我的方向」地走上自己的路。他是以教畫作為「職業」，以寫畫作為「事業」的。儘管學生多，花去他不少時間，但無論怎樣，總要騰出時間自己寫畫，他除了在自己畫室教畫寫畫外，並與畫友杜金臣一起，在裕華國貨公司六樓既公開地寫畫，也同時賣畫，我看到一幅幅精美小品掛放在牆壁上，真可以用一句琳瑯滿目來形容。「你這樣公開的表演，可會自在？」（我自己若這樣寫畫，實在不自在，所以有此一問。）

曾鍾貴說：「沒有什麼呀，有時候一邊寫畫一邊與參觀者交流，反而可以更多地了解別人的一些看法。」

他絕對不是一位「市場畫家」，——不是為市場而畫，而是以自己的風格進入市場。我很欣賞他的「小



# 品 口

## 一陳青楓

品」，淡淡的色彩，也同時有「筆」有「墨」，三者結合起來，就像清冽泉水，令人頓有生活喜悅的感覺。

「阿貴呀，」我說：「這些小品是你最特顯的風格，千萬不要放棄呀！」

我這樣說其實也有點「多餘」，他這種淡雅清麗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，並不是什麼「為淡雅而淡雅」，既然是這樣，又怎會放棄！

曾鍾貴難得的地方，是有了自己的「主軸發展」之同時，也嘗試着各種筆墨技法以及畫面結構，他並不會像某些畫友略有成績之後便「死守」着一個畫法，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以致「千畫一面」，那是在寫「行貨」。

問他：「你是怎樣教畫的？教兒童、少年，與教成年人會不會有截然不同的兩套方法？」

「兩者肯定有不同！」他說：「兒童，你寫給他



看，再在他臨摹時作出指導，你不能向他灌輸什麼畫論大道理，他仍未到這個接受階段。成年人便剛好相反。以引導為主。不過，在授課時我對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，是把一些基本模式並列起來，譬如寫鳥，鳥有幾種基本形態，站着的、飛的、鳴叫的，由簡至繁地寫起來，這些基本形態寫熟了，便可以配合其他來作整個畫面的學習。」

我在他畫室裡看過他教幾名兒童、少年，他們都很乖很認真地學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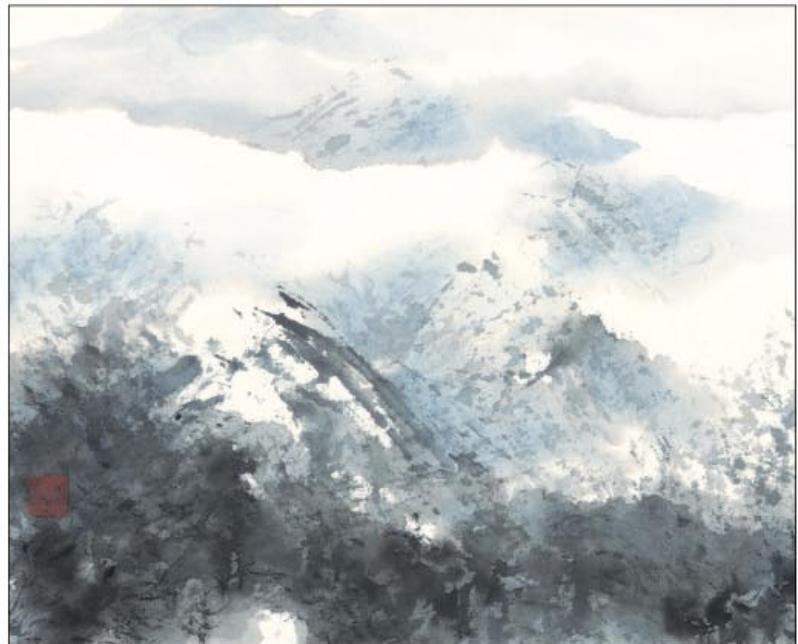
「是呀，這些兒童與少年，如果在學校可能頑皮反斗，很不用心，但來到這裡都會集中精神，不敢鬆懈，可能我一臉嚴肅吧！」

他絕不會一臉嚴肅，很多時還與學生玩作一團以增進和悅氣氛，好讓青少年們樂於學習。這一點很重要。



# 蔡湘君

## 靜待雲起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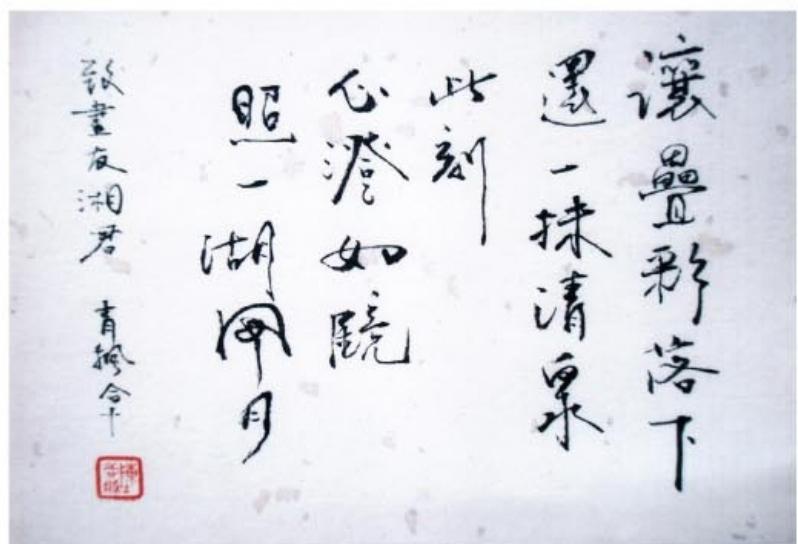


「藝行者」，必須有「毅行者」的耐力、心智。一位真正想在藝術上取得成就者，就必須準備這樣的意志力！——如果你僅僅是為了在生活上添增一些姿彩，那又當別論。

身邊有好些畫友，都是具有這種「馬拉松選手」的意志力，並且是一頭栽進去，永不言倦、永不言悔。蔡湘君是其中一個例子。

她過去，在畫藝上追隨過多位老師，包括莫一點、林建同，而隨後這二十年便認定一個方向，緊隨熊海老師鑽進山水畫去。

這二十多年來，我與熊海兄有頗多接觸，職是之故，熊海的幾位學生我也很熟落了，包括蔡湘君，所以，她這二十年來的山水畫，作為朋友，我還是特別留心觀察一個可喜現象。她從老師的筆墨中走出來了，這也是熊海不斷鼓勵學生這樣做。今天，你看到蔡湘君的作品，那份輕淡淡的雲飄霧湧，在山間輕盈飛舞，你看着——還會有什麼苦惱呢？山林間，蘊藏着如此豐盛的「空靈」，一切的不愉快都會變得「小兒科」，甚至是不值一顧了！





蘇東坡「赤壁賦」裡一節話，是我的座右銘，相信也是不少畫友所認同的道理——

「山間明月，江上清風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乃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！」

把宇宙間之明月清風，放進自己的「小宇宙」裡，就像佛學裡「芥子納須彌」，是多麼的妙思暢神。

蔡湘君有紮實的傳統筆墨功夫，如果再在空靈處留多一點「想像空間」，相信那效果會更好。

年前，蔡湘君與幾位志同道合畫友組成「澄」畫會，並作出首次作品聯展，我曾寫下「短句」，這也是今天蔡湘君作品的特質！——「讓疊彩落下，還一抹清泉」，是希望在她的作品中看到多一點輕清飄逸！

蔡湘君說：「這幾個月，不知怎地，總是提不起激情，不知怎樣寫畫！」

恭喜！這是又一次蛻變的時刻了！我的經驗是：放下一切，多看幾個畫展，多看幾本書，多思考一下，此刻是靜待雲起時。



# 中秋賞葉



「菁菁，你偏心！」有位「妙法通訊」讀者說。

「什麼？我怎樣偏心了？恭聽、恭聽！」

「還說不是？你與文文每期都介紹妙法寺內的花，甚少介紹綠葉！」

呀，原來如此！對對，所謂紅花雖好，還得綠葉扶持！沒有綠葉的烘托，再美再艷麗的花，也會顯得失色。

從觀賞角度來說，花有花的好，葉有葉的妙，不是也有一類室內植物稱「觀賞綠葉」嗎？那是純粹賞葉，沒有花。

妙法寺內的花花草草，其實是「平分春色」，僅僅是以葉作為觀賞者也為數不少呀！好，就讓我們為大家介紹妙法寺內幾種觀葉盆栽！——中秋節快到了，這一期就讓我們「中秋賞葉」吧！

白雪公主——在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，擺放了六盆這種俗稱「白骨」，也名為「白雪公主」的盆栽，我每次經過，心裡總是唸着：「又見小白菜！」雪白的莖、深綠而大片的葉，不是很像白菜嗎？稱她為「白雪公主」當然也可以，不過，它是不見開花的，沒有花的招展，反顯得平實；稱它為「白骨」，是因為有另一種同類植物其葉莖是黑色的，稱為「黑骨」。

好些家庭都喜歡栽種萬年青，喜歡它粗生粗長，終年綠油油，也好使家裡多了一點大自然的生趣。妙法寺內純綠葉觀賞的樹木其實是很多的，其中羅漢松便是，我們也栽種了好幾棵大葉萬年青，呼形喝象，一片片的葉果然很大。它是常綠植物，它像粗生粗長、大開大闊、不斤斤計較、不小心眼的大丈夫。都說不少植物的俗稱是「呼形喝象」而來的，像這放在妙法寺園林裡的幾盆賞葉植物，它的葉是綠裡點黃，一點一點的黃「點」在葉上，就好像灑上金粉，陽光下閃閃生輝，所以它的俗名就稱為「滿地金」。

文：菁菁

圖：文文

# 妙法寺佛樂團

## 招募團員簡章

妙法寺繼九月份起辦書畫班後，緊隨籌備“佛樂團”，這是住持修智大和尚早有打算推廣的文化事業。

佛樂祥和、寧靜，有益世道人心，是讓我們淨化身心的靈丹妙藥。我們歡迎對佛樂有真正興趣及有學習誠意之各界人士參加 名師指導，初擬定每周日練習兩小時（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）。

### 招募詳情：

-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**2011年10月15日**
  - 面試日期：2011年10月23日（星期日）
- 費用全免。有任何查詢，請來電妙法寺辦事處  
電話：**24618567**

妙法寺文教發展部謹  
2011年9月1日

### 報名表

中文姓名：

英文姓名：

性別：

就讀學校/工作單位：

樂器：

聯絡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簽名：

日期：

# 妙法書畫

## 九月份開辦周末班

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九月份起分別開辦書法班、國畫班。

每兩星期上課一次，每次兩小時（下午兩時三十分到四時三十分）。

每月第一個周末及第三個周末為國畫班；  
每月第二個周末及第四個周末為書法班。  
以六次為一期，學費六百元（會員優惠學費為五百元）。

導師：

郭洪球（「屯門文藝協會視覺藝術發展委員會」主席）

課程策劃：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上課地點：

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

報名及諮詢：

妙法寺辦事處 電話：24618567

為自己：  
提升氣質，  
充實生活。

## 妙法通訊流通處

友生昌筆墨莊
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尖沙咀商務印書館

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

銅鑼灣商務印書館

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

沙田商務印書館

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

## 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石齋
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

集古齋
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

佐敦商務印書館
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